

書叢題問會社

論口人斯莎爾馬

譯秋有阮 著淵靜川布

版出店書洋平太海上



80756086

書叢題問會社

論口人斯莎爾馬

布川靜淵著
阮有秋譯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馬爾莎斯人口論目錄

- 一 馬爾莎斯時代之歐洲
- 二 人口原則之要義
- 三 人口原則上的問題(一)
- 四 人口原則上的問題(二)
- 五 人口原則上的問題(三)
- 六 人口原則與移民排斥
- 七 人口原則之修正

- 八 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
- 九 人口原則與社會改良
- 十 新馬爾莎斯主義
- 十一 新人口原則之預想
- 十二 結論

馬爾莎斯人口論

一 馬爾莎斯時代之歐洲

一七六六年馬爾莎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生於倫敦之郊外。一七九八年馬氏時年三十三歲，匿名刊行其『人口論』第一版。書初發行，便大大的惹起世論之批評，一躍而爲世界之名著。後來更增加了由旅行所得的資料，於一八〇三年刊行其改訂的第二版。當時之英國正是

內外多故的時候，國內已起了產業革命，家庭工業漸漸都變爲工場制，國外正和法蘭西，西班牙，荷蘭等國迭有戰爭，美洲殖民地也已獨立，印度方面也生了紛糾的問題。所謂近代歐洲之二大建築物，便是指英法二國而言；而在產業之進步上，英國卻做了先驅。歐洲大陸方面當時還是以農業經濟爲主，十九世紀初年歐洲人口之總數祇有一億七千五百萬，人口增加率還不算高；雖也有些移住於北美的，但是唯一的殖民地北美當時也不過四百萬白人罷了。然而返觀英國之人口比例，則都會占百分之四十，村落占百

分之六十，便已有了農村頹廢之徵候，一般的人都向工業方面發展去了。美洲殖民地之獨立，自然也惹起了人口和食物之問題；然那時商工立國之思想漸漸已占勢力，英國思想已支配了十九世紀初期之世界，所以英國也就處處得些便宜。馬爾莎斯十歲的時候（一七七六年）亞丹斯密發表『原富』主張自由貿易主義，這也是英國之國情使然。這本書風靡歐洲各國，增進了英國不少之利益，並且大大啟發了馬爾莎斯之思想。在此英國思潮之外，其最有影響於當時之思想界的便是盧騷；他實是法蘭西革

命之思想的背景，他死的時候馬爾莎斯年十二歲。

馬爾莎斯之父親和福祿特爾常有書信的來往，並且是盧騷之私淑弟子，忠實底奉持師說。但是馬爾莎斯卻反對這種思想系統，採取英國式之哲學和自然科學的思索法，發揮盎格羅撒克遜之獨立自尊心，服膺於邊沁之功利主義和亞丹斯密之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等。他目擊產業革命之直接影響，覺得農村救濟，農業勞動有尊重之必要；目擊工場勞動者之不健全，嘆其情況之悲慘；目擊救貧法之經過，認為無俾實際徒斲喪國民之獨立自尊心；目擊美洲

殖民地之獨立分離和農業之頹廢，豫料食料不足之慘禍：於是他便想到『與食料供給相伴而行的人口調節應如何處置』之問題。這畢竟是出於警世愛國之至情，也是當時國情所必然產生的歷史的思想。那時哥德文康多西等主張人心改善可能論，說人類可以由理性和自信而統制本能性慾，說人類可以藉此而達到完全平等之域。馬爾莎斯卻和他們反對，他想證明過去現在之事實上從沒有平等的社會階級，他想證明人力範圍之界限。大凡廣義的社會的思想，和主義，從政治，經濟，法律，乃至哲學，文藝，宗教等，

多半都是時代精神之正面或反面的表現；尤其關於人口和食料問題，更是因各國各時代而情況不同，所以有些時代提倡人口增加獎勵說，有些時代又高唱人口調節，出產制限說。因此與其把這些學說看做確切不移的自然法，毋寧把他看做與時俱變的歷史法或蓋然法，每每還要妥當一些。社會的思想和主義，也就因此能穀日多一日而不斷底向前進步。

十八世紀之末葉，尤其在英國之國情上，像馬爾莎斯之這種看法，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在其論證上所表現的

努力和思索，很值得我們之尊重；『人口論』出版至今還不過百三十年左右，而甲論乙駁的著作今已汗牛充棟，這自然是因爲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有相當的價值。達爾文和窪勒斯等之進化論，由馬爾莎斯所啟發的地方很多，這也可以證明『人口論』之價值之偉大。

二 人口原則之要義

馬爾莎斯之人口論世人研究的很多，所以我們現在避煩就簡不一一引出例證作仔細的討論，這裏祇把這種

學說之旨趣約略介紹一點。在馬爾莎斯以前不是沒有人口論，但是到馬爾莎斯才劃出一新時期；人口論至此便彷彿聳立天空的一大火柱，成了天下注目之焦點；現在說到人口論差不多無論那個都要聯想到馬爾莎斯了。最爲贊否論評衆矢之的的，是那第一版。五年之後一八〇三年所出的第二版內容比較更豐富，論旨也多少改變了些。自此每版都有訂正和增補，到第六版才成爲完全確定的人口論。現在所通行的概是這種，這裏且略去那些小變化，述其大體的論旨。

我們看馬爾莎斯人口論之要點，他首先舉出兩個前提。第一他說食物是人類之生存所必不可缺的；第二他說兩性間之性慾也是永久必須的東西，大體上總歸要維持其現狀的。這兩種法則大家既認爲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是確定的法則，而且大家直到今日既從未發見這些法則有甚麼變化，則我們自沒有理由說這些法則在將來的適用狀態與今日不同。我們當然不能設想人類可以不需食物而生活，也決無法推定兩性間之性慾終一日要消滅淨盡。食色二性，祇要有人類存在，便永久保持其同強度的權威。

如果我們承認這種前提，則我們更要曉得人口增加的力量大大底超過土地生產生活資料的力量。人口之繁殖假如沒有制限，便依幾何的級數而增加，生活資料之生產卻不過依算術的級數增加罷了。所以食物在人類之生活上雖是必要的，但是因為食物之求得一天困難一天，於是也就自然而然底不斷底發生人口制限之事實了。動植物之生存少不得空間和養分，因之超過了一定限度的時候便發生種子之浪費和生物之疾病早死等現象。人類也是一樣，到了食物不敷的時候便發生窮乏和罪惡等現象。

換言之，一方面人口增加力和土地生產力之差異既相隔很遠，而一方面我們又要以同等的強度來維持食慾和性慾，則無論如何社會之完全性和平等有時候終無法實現出來。

假如一個國家，生活上沒有一點不安的事情，則人口自可以不受任何的制限而自由底增加。但是實際從沒有一國能毅使其人口增加力自在無礙底向前發展，實際都是免不了各別不同的制限。假如人口之生殖不受制限，則每隔二十五年要增加一倍，換言之即依幾何的級數而增

加。但是土地生產之速率沒有這樣快，生產物祇能依算術的級數而增加，因之慢慢底便生出些人得不到食物了。這兩種增加率之對照，我們可以簡單底寫在下面：

人口增加率(幾何的)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生活資料增加率(算術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百二十五年之後人口和生活資料便成爲五二二與一〇之比，三百年之後便成爲四〇九六與一三之比。人

口增加和生活資料之增加，兩者相差之程度既如此其懸隔，然則緩和這種懸隔的力量是甚麼呢？這便是人口制限。這種制限之實現方法，在動物則是甲動物成爲乙動物之魚肉，在人類則更發生種種複雜的現象。比方食物不敷的事實，在人心中可以誘起種種的考慮，或者怕自己所拚命維持的社會的地位跌落下來，或者怕沒有工做，或者怕流於求憐告哀的慈善救濟的倚賴生活，由這種種恐懼的念頭，也可以誘起自發的人口制限。但是，種族之繁殖終是生物之強烈的本能，人口之增加終是人類之不容易遏制的。

趨勢，因此下層社會之窮苦也就水深火熱不能改善他們之地位。生活資料沒有增加，住民之數總歸增加，則生活自然越發困難。至此人口增加便呈一時停頓的現象。反之，如果多數的勞動者能覓找到很大的荒地從事新開墾，則生活自然又容易一些，生活資料和人口之比例自然又恢復着當初之平衡；於是人口制限作用自然也弛緩下來，而再入於人口增加之狀態。

這種正反之變動，從來沒有人十分明瞭；這是因爲我們所有的歷史，都不過是上層階級之記錄，所以很少詳細

說明此間消息的材料。假如歷史上有相當的材料，則不斷的人口制限之情形一定可以表明出來。簡單底說，沒有生活資料，人口是不能增加的；但是如果有了生活資料，則人口必定不斷底增加；而制限人口增加力時，必生窮乏和罪惡。至於『能不能免去窮乏和罪惡而制限人口增加力以保持人口和生活資料之平衡？』這是一個問題。以上是馬爾莎斯人口論之大要。

三 人口原則上的問題（一）

馬爾莎斯之人口論之出發點，便是上面所說的人口以幾何級數而增加，生活資料以算術級數而增加。關於人口之增加率，他是以美國殖民地之良好狀態爲例，每二十年增加一倍；關於土地之生產力，他是以英國爲例；所以這種比較先就缺乏妥當性。美國之生活資料很豐富，當然很適於人口之自由增加，但是不能拿這新殖民地之特例來推論其餘諸國。又如當時之英吉利正是全世界中商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拿這種國家之土地生產力爲標準，便斷定各國都是如此，這也是一種謬誤。尤其是完全用數學上

的術語來形容，兩者增加力之差別，說這方面恰恰是幾何的，那方面恰恰是算術的，這在文字上雖添了不少的整飭之美，但在事實上實無甚麼有力的根據，不過是一種獨斷的說法。說人口若沒有制限便不問何時何地都是每二十年加一倍，這與事實相反。他之兩個前提：『食物是人類之生存所必需的』、『兩性間之性慾是不論古今東西都有同一的程度』，當然是無從否認的真理；但是這種真理與他之數學的獨斷卻沒有必然的關係；數學的獨斷不能從這兩條原理中演繹出來。生活資料和人口增加力之數

量上的表現常因各國各時代而不同，決不是全然同一的東西。此間當然也可以發見統計上的法則而不妨推定其狀態傾向發展因果等等之蓋然性，但是馬爾莎斯卻於此想與以物理的自然法一樣的價值更出此而演繹經濟上的原理這便未免太過火了。

食物增加力為甚麼是慢慢底依算術級數而進行呢？馬爾莎斯並沒有把理由說明出來。而且人口增加力何以便這樣急速底依幾何級數而進行呢？也沒有說出個所以然。大概因為性慾是通各時代差不多都沒有變化而且強

度同一，所以便這樣底推定罷了。要而言之。所謂算術的級數，所謂幾何的級數，都不是由歸納事實所得的理論，都不過可視爲表示兩者增加力不同的形容詞罷了。

他這種數量的說明，實是不能免於非難的地方。他相信這種命題有確切不移的價值，把這種命題作爲自然法則來看待，作爲一般人口之原理，這老早就有人反駁他們。現在把這作爲一種對於一般的傾向和趨勢的統計的觀察來看時，便可以曉得他所立的命題恰恰可適用於他所舉的例子，北美合衆國之人口增加率如果不受制限差

不多是每二十五年加一倍；但是他要把這種因時地而不同的
同的人口之歷史的統計的法則來適用於一切時一切地，
這便陷於以偏概全的謬誤了。

卻是他之人口和食物的命題，如果我們拋棄其數量的
獨斷而作為一般經濟史的觀察來看時，便不得不承認
其中有很大的真理。我們很容易看出：人口增加力因產業
別而不同，農業民族之人口比狩獵民族增加得快，商工業
民族之人口又比農業民族增加得快。馬爾莎斯說，野蠻人
或狩獵民族，不過因為缺乏食物，所以人口少；食物之分量

增加時，人口也增加；因爲窮乏制限着人口繁殖之趨勢，所以人口之增加止於生活資料之足彀的程度。他又說，我們從歐洲方面之史的材料可以看出，畜牧民族雖不能像農業民族那樣終身安居，但是畜牧民族之女子比較狩獵民族便要舒服多了。男子獲得新牧場以養家族其可能性很大，因之人口也容易發達；而且不斷的移住之習慣已在某種程度增加了人口之繁殖。他的指示的這些一般的傾向，都是可以首肯的地方。關於中國和其他東洋諸國的人口論或者有些不大適合的解說，但是這些國家到如今還沒

有表現人口的正確的統計，何況是一百多年之前，其中一些不妥的地方自然是出於萬不得已。他關於英吉利的觀察和批評，實是犀利極了。馬爾莎斯在其出發點雖有論理的錯誤，但是他澈頭澈尾是基於具體的事實來指示一般的傾向，這裏自有他之卓越的眼光。

四 人口原則上的問題（三）

馬爾莎斯用數學的名詞來判斷人口和食物之增加力，這雖說有很多的異論，但是他在調查了人口增加之抑

制的事實以後便概括爲下列的三個命題：（一）人口之增加必然底爲其生活資料所限制；（二）生活資料增加的時候人口必定增加；（三）人口增加之優越的力量爲窮乏和罪惡所抑制，因此現在之人口纔能與生活資料保持均衡。這種事實，他以爲不問時代和國土的不同，凡是人類過去現在的生存的地方都是共通的。換言之他抱持唯物論的見解，認定唯有生活資料之增減是左右人口增減的力量，以爲這便是統一的人口法。他這種主張乃是從他之前提『人口增加力必定勝過生活資料之增加力』所

導出來的結論，這在某種歷史的時代當然是可以承認的。不過他有點太重視了人口過多之危險的事實，卻沒有想到將來也許有人口過少之危險的事實。

在生物之進化上個體愈發達則生殖力愈減，這種事實已經由斯賓塞爾解說得很明白。現代文明各國之出生率都呈一種顯著的退減之現象，這不能僅由唯一的生活資料之增減來說明。但是如果生活資料之意義是指衣食住和其他一切生活實現之必要手段之全部而言，則出生率之退減自是支配於優越的生活狀態，自是支配於那使

生活標準向上的力量之作用，而不一定限於食物。卻是馬爾莎斯之所謂生活資料，差不多是僅指食物而言。

所以前述的三個命題，我們以爲應該限定其時代性；把他作爲一定不變的自然法則，這是不大妥當的。人類沒有食物不能生存，雖是自明的公理；但是因爲文化之進步，便增加了食物以外的要素，而在人口上惹起許多的變動。說是人類永久祇爲食物之危險的脅迫，永久必爲人口過多所擾惱，這裏面有些抽象一時代色而爲普遍化的毛病。馬爾莎斯之書名便叫做『人口之原則』；他之所謂原則，

簡單底說，就是人口之增加力常比生活資料之加增力更強，因此人類不斷底爲生活資料之不足所威脅，而不得不制限人口以保持其與生活資料的均衡；而窮乏和罪惡實乃生於人口和食物之不相調濟，所以竟沒有避免的希望。

馬爾莎斯之『人口原則』把他作爲表現時代色的東西看時，自有承認之可能；而且他那犀利的眼孔照攬了種種的統計事實，例如結婚數與成年數的比例率，由結婚制度之不完全所生的不道德的習慣之程度，由貧富階級之懸隔而來的小兒之死亡率比較，由勞動狀態之不同而

來的種種變化，如此等等，他都加以銳利的注意並且用以警告我們，可見他用意的周到，不過因為那時候這類的材料還太少，所以他之推算每每難免錯誤，這當然是替他可惜的地方。從他以後，爲他之議論所啓發的學者蔚然輩出，關於人口理論上的貢獻也一天天多起來，因此他之原則也得了許多的修正，這一方面固然是表示他之學說尙非盡善，一方面也正是證明他在文化上的功績之偉大。

五 人口原則上的問題（三）

馬爾莎斯之學說既如上所述，他以人口增加力爲幾何級數的，以生活資料增加力爲算術級數的，這是一種獨斷。他在事實之比較上，也有些謬誤。而他把歷史的時代色作爲自然法看待，這也是一種缺點。但是我們要判斷其學說之當否，勢必須實地檢查從他死後直至今日一百幾十年間的人口和食物之統計，然後才能下批評。一九一五年華倫湯姆生刊行其『人口論——馬爾莎斯主義之研究』，從十九世紀後半直到二十世紀所有各國之人口增加比例、自然增加率、穀類、家畜、輸出貿易額、輸入貿易額以及移

民數等等都有詳細的比較，更細別了各種的重要食物而研究其增加率等等；於是他便說馬爾莎斯所主張的『食物增加時人口也增加』、『大多數的西歐人民之家族人數都爲生活資料所決定』、『窮乏和罪惡生於人口之過剩』之學說至今還是不錯。近年歐美各國之關於人口研究的論著極多，這都是以馬爾莎斯爲導火線，他至今還是人口論之大恩人。

我們對於馬爾莎斯之學說，還是應該修正其一部分而承認其一部分的呢？還是應該反對的呢？研究這種問題

的很多，這裏且不提及。現在問題之中心是：現代文明各國之出生率退減之事實，是否可專歸因於食物生產之不足呢？換言之，個人性個人主義之發達，也伴以出生率退減之現象，這是否可全由食物問題來解釋呢？文化發展之結果，遂使生活資料之增加漸有超過人口之增加的傾向，這是否也可視爲一種時代色呢？

從十九世紀初年直至世界大戰爭一百二十多年間之人口統計，除了法蘭西之外，各國都增加得很快。這種急速的人口增加，也可視爲由新領土之獲得，殖民政策，農業

改良，以及機械之發明和利用等等所生的食物增加之結果。但是一八七六年以後，文明各國之出生率和自然增加率卻都低減下來了，這不見得和食物不足有甚麼關係；這種低減之原因乃以思想和社會狀態爲主。所以左右文明國之人口增減的，除了食物之外，我們一定要承認還有別的力量存在着。馬爾莎斯當然也未曾忽視這些食物以外的力量，但是他的根據的不過當時之產業革命和其以前的經濟史的事實，他所比較的也不過十八世紀末葉之英國之農村漸次頹廢，人口顯然增加的特別國情，和新進勃

興的殖民地美國之人口急速增加的特別國情；至於他死後之科學之激急的發達和社會之複雜的變化，他自然豫想不到，所以他之命題有些不要的地方自是勢所難免。當初之馬爾莎斯是極端的唯物論者，後來他也採用了不少的唯心觀，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他也是時代之兒。不過他以人口和食物之兩增加力不對等爲前提，便由此演繹社會經濟問題上的各種主張。這有點令人發生疑義罷了。

六 人口原則與移民排斥

窮乏和罪惡之事實，世上從沒有間斷過，因此而困苦顛連的，古今一樣都不在少數。有產者和無產者之差別，安逸者和貧苦者之差別，到處都有。這些事實發生的原因到底在那裏呢？這真是前世所注定現世已沒有改善之希望了呢？或是也還有改善之方法呢？馬爾莎斯說，從人口之原則上看來，窮乏和許多的罪惡都是人口過多之必然的結果，說這歸咎於社會制度是不對的。我們觀察失業者之統計時可以曉得，求人者少而求職者多，換言之求職者在比例上總超過就職者，這是供求關係不得平衡；馬爾莎斯

說，這失業問題應在人口問題裏面才找得出正當的解釋。反之，另外有些人卻想法不同，認此失業之原因可歸於職業介紹制度之不完備，金融界不活動之影響，季節之關係，以及個人之特別情形等。對於貧乏問題也是一樣。馬爾莎斯也歸因於人口過多，而另有些人卻說這是由於富之分配之不公平，社會組織之缺陷，以及其餘個人的心身之狀態或災害等。

我們現代人對於馬爾莎斯之學說，當然不能整個底承受，但是也沒有直截排斥的理由。我們看了移民拒絕之

事實作何感想？英領地南阿非利加，澳洲，新西蘭等地不是拒絕亞細亞種族之移民麼？目下美利堅不也是制限着一般之移民數而且嚴禁亞細亞之移民上岸麼？這都是從人口數量上的考察所生的政策。就是日本也一樣底制限着中國勞動者之移入，對於朝鮮勞動者之處置很覺棘手這也明明是出於數量的考察。換言之，也都是怕勞力過多的時候，會生出工資下落和生活標準低降等等的恐慌。比方在澳洲和新西蘭差不多找不到貧民，他們之社會制度很完備，差不多個個都能出作人息怡然自得，在過往的旅客

之眼中看來或者竟是地上的樂園。但是這都自有其物質上的原因：第一，他們之生活資料既豐富而人口又稀薄；第二，他們對於人口之增加常常有抑制的方法；第三，他們禁止着別的民族之移住；第四，他們預防生活標準之低落先就給發了相當的工資；第五，因為人口不過多所以也就沒有勞動之競爭，因為沒有競爭所以工資相當的價格也就自然不致低落。簡單一句說，因為他們沒有違反人口論之原理，所以他們能倖免貧困和羣孽。這二州之情形，對於研究馬爾莎斯說的人們很有仔細考慮之價值。不過所當注

意的是，他們有特別便宜的地方爲國際間其餘諸國所沒有的；一則他們不是獨立主權的國家而是英國之屬地，所以他們自不發生和別國對峙和別國戰爭的事情；二則其中住民一方面既能設專心圖謀自治團體之福利，一方面又有實施之資力；三則他們之自由競爭是有制限的，因此貧富之差別也自沒有懸隔太遠之可能。所以如果拿其餘諸國之例子來推想他們之情況，是不大合拍的。假如國際聯盟鞏固起來，全世界都希望永久的和平，大家都以新西蘭爲理想，則馬爾莎斯之人口論有重視之必要，自不待言。

但是各國之現狀都有些一刻不容易實現世界大同的情由，因之祇好暫從移民排斥之手段次第底向前進行了。

馬爾莎斯、利卡圖之工資論，也是根據上述的人口之原則而立說的。換言之工資論也是以生活資料和工資保持均衡的時代爲標準。工資高時則勞動者結婚的越多，因之小兒出生率自然也越高；其結果勞動者之數目天天增加，因之職業上發生競爭之現象；而競爭之結果必致工資低落，因之又再歸於原來之水平。所以生活資料和工資都是互相依倚而循環的東西。因此如能制止其一方面之循

環，則其他一方面之循環自然消滅；比方如果能使生活資料不發生缺乏，則他方面工資自沒有低落之恐慌。現在澳洲和新西蘭之用意便是在此，其餘的英國屬地和北美之移民排斥也是有見及此。

七 人口原則之修正

馬爾莎斯認定人口問題是根本的社會問題，以為過多的人口所致的食物不敷是發生社會的一切弊害的根源。本原因。謂過去現在之人口抑制法可大別為兩種：一種為

豫防的抑制法，制止人口於未出生之前；一種爲積極的抑制法，消滅人口於已生之後。但是不論那種抑制方法，其結果都產生社會上的罪惡和貧窮。比方不衛生的各種工業，過多的勞動，日曬夜露，夏不避日，冬不衣裘，極度的貧窮，不適當的育兒，大都會各種放蕩生活，普通疾病之全部，戰爭，傳染病，瘟疫，以及飢饉等等，他都總括底名爲窮乏和罪惡。到後來他才承認另有一種道德的制限；說世上也可由遲婚等等方法制限人口之增加，而一方面又不致陷於貧乏和罪惡。他這所說的都是古今東西各地之實事，所以大體

上是不不得不承認的。我們不必遠遠底旁徵博引，祇看看舊時代的日本所行的人口制限之事實和風習便一目瞭然。那時候的日本因為交通機關沒有發達，所以人口制限之實施比大陸國更嚴厲得多。

馬爾莎斯後來說：如果要避免貧窮和罪惡，大家必須養成克己獨立之精神；生計還沒有獨立的時候，決不宜早婚。他並且痛論英國之救貧法不對，說這種做法不能減除貧民之苦痛，倒增加了貧民之數目。他以為救貧之結果，反為壓迫了那些沒有得到救助的人們之生活，反為製造了

更多的貧困，所以他主張廢止這種偽慈善的制度。他這種議論是很中肯的。他又盡情底發揮着產業革命時代所生的影響，他取重農主義者之態度，說對於新地開墾者應該與以獎勵金，說農業比工業更有價值，耕種比畜牧更有價值，說農業勞動比商工業勞動更重要，並且說農業生活是有益於身體的，工業生活是有害於衛生的。假如我們能覈把馬爾莎斯從九泉之下喚起來，使他看看英國之現狀；目下英國之人口比例都會占八成，鄉村占二成，英國之農業人口減少了總人口之六分，輸出貿易之八成是工藝品，飲

食品和煙草占了輸入貿易之四成半，英國國民之食糧現在要仰給於美利堅和其餘的殖民地；假如他看到母國之這種情形，他不知生甚麼感想。實則人口和食物之問題，在英國和日本都是最迫切的問題，研究馬爾莎斯之學說，對於日本國民乃是一種急務。不過英國之飲食品費差不多占了輸入貿易之半額；而日本之農業人口現在尙居總人口之半數，飲食品之輸入不過總額之一成二分。然而英國之殖民地全球處處都有；而日本之殖民事業卻發達得很遲，現在除了南美之外，在其餘的地方差不多到處都是被

排斥的情勢。在馬爾莎斯看來，凡是移民盛行，一定是移民之祖國起了顯著的不安。如果原居地一點不安也沒有，如果目的地又望不到非常的利益，則那個願意捨離親戚故舊而跑到那一人不識風習全殊的異鄉去呢？所以日本移民事業之沒有成績也許是因爲日本還沒有什麼大的不安亦未可知。卻不論是怎樣，日本之現狀有很多地方是利十八世紀末葉之英國相類似的。

但是在大戰時候的歐洲，形勢便與馬爾莎斯時代大不相同了。家庭中間也浸潤了民主主義，婦女參政運動也

繼婦女解放而勃發，女子也慢慢底不甘心終生屈服於育兒和寵門之下，一般人之知識的程度也進步了些，同時經濟生活之程度也提高了些。尤其是善種遺傳之思想一天天底普及，出生率一天天底退減下來，這都是往時人所想像不到的事情。下層社會之出生率，大體上雖說常比上流社會爲高；然而近來之無產階級也大大的醒覺了；所謂『窮人崽越多』的俗話慢慢底竟與事實漸離漸遠了。

馬爾莎斯時代之歐洲大陸還都是以農業經濟爲主；祇有英國由產業革命進步到了商工業經濟；所以馬爾莎

斯認定都會之人口還是由鄉村供給，而排斥商工勞動尊重農業勞動。但是現在情勢卻不同，食料品之製造多半已出於大都市之工業勞動者之手；加以新世界之開發，加拿大，澳洲，南美，十九世紀都起了很大的變動，因此他之人口原則由事實之對照也有加以修正的必要了。

八 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

現代事實上的情形雖迫令馬爾莎斯之人口論有與以修正的必要，但是這於其立論之旨趣一點也沒有動搖。

其聲價還是繼續底存在着。馬爾莎斯和亞丹斯密，利卡圖，密勒等都是英國之經濟學者，他們都鞏固了資本主義之經濟組織，都鼓舞了盎格羅撒克遜的獨立自營的精神，尤其是馬爾莎斯關於人口和食物的問題更特別提出了警告，這些學者之主張都喚醒了英國國民，這實是值得欽慕的地方。馬爾莎斯戒人莫去倚賴慈惠的恩寵，徹頭徹尾尊重勞動之神聖，高叫人格之獨立和個人之自由，力圖下層社會之生活改善，說個人都應各由自力以避罪惡，說要免去罪惡更須提高道德心，更須養成敬虔的宗教心，這都是

由其人口問題之觀察所得來的主張。他說救貧法雖供給了貧民之食料，卻是增加了貧窮的兒女，因此便是益發增加了社會之貧困，所以他主張廢止救貧法。他相信下層社會之教育如果能普及，晚婚一定會流行，出生率一定會低落，終局一定可得人口制限之結果。他早就想到，那妨害人類幸福的人口過多之現象應該採取這種辦法來防止。這種由獨立自營之精神所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和促成功利主義的經濟思想，後來雖為歷史學派，奧國學派，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學者等所非難，但是從思想史和經濟史之

過程看來時，今日之英國國民所受於這些學者之思想之恩賜實在不少。

與這馬爾莎斯之人口論對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漸次擡頭起來了。他們以爲貧困之主要原因，與其說是由於人口過多，毋寧說是由於分配制度之不正和不公平。他們指出現代之事實，說工業之進步和由職業教育所得的技術之熟練都急速底促進了食物之增加力，說食物增加力一天天底趕上了人口增加力。這馬爾莎斯之個人本位和反對之社會本位，把他們作爲主義來看的時候到底誰是

誰非，這要由社會學的考察才能明白。大凡我們批評主義和學說的時候，務必一方面要考查唱導者之人格境遇，動機時代，以及國民性等等，而一方面還須注意這種學說或主義對於實際生活上的影響之功罪如何。太置重於社會，認社會制度爲一切事體之原因，把一切的弊害都歸因於社會的時候，則其結果也許抹殺個人之人格和責任，而增長人們之倚賴心。反之，太偏重於個人本位的時候，又容易墜於利己主義。這與其說是關係於主義自身，毋寧說是關係於奉此主義的各個人之性格和民族性的地方更多。實

際的，功利的，個人的，自營的思想之起於英國固是其民族性使然，德國式的唯心的，理想的，國家的，神秘的思想之起於德國也是其民族性所致。所以我們研究馬爾莎斯之學說時，先務必必要曉得他那個時代的英國之經濟的狀況和思想之背景。

九 人口原則與社會改良

馬爾莎斯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都是從人口之原則演繹而來的。第一他自己明白否定理想社會之平等

制度；第二由他之根本主張便引起了所謂新馬爾莎斯主義之產兒。制限論那時盧騷之社會契約說很占勢力，自由，平等，博愛之思想做了法蘭西革命之背景，因此大家都在社會改造之過程上感覺人力之偉大。同時又有康多西和哥德文等高唱理性之功能，說理性如有相當之發達則完全平等的社會便可以實現。換言之，那時理想主義很盛行；大家以為人類之性格步步進於完全的的時候，則罪惡和道德的弱點可以自然而底消滅。馬爾莎斯卻提出反對的主張，說一切的人都完全變為道德的這簡直是不合理，

說社會上的惡德可以消滅淨盡這簡直是空想。決不能拿少數的道德的偉人來做例子，便以爲將來的社會個個都可以如此。從小局部之結果以推及一般的結果這是推理之謬誤。我們縱然假定完全的平等社會可以有一時的曇花似的實現，但是一到人口和生活資料增加力生出懸隔的時候這種曇花泡影的平等世界馬上又會歸於消逝。人類原來是不平等的，社會上的所有者和勞動者之二階級之存在乃是自然之常態。論者之所謂平等所謂完全性這與事實相隔太遠，不過是一幅描寫着空想的圖畫。人類之

惡德和道德的弱點之大部分，不是來自政治和社會制度之不完備，乃至可說與這些人爲的制度不生關係；人類之道德力實乃爲一定的自然法所支配，人生實有些情境令人不得不墜於缺乏等等之誘惑的陷阱。無論道德家有多大的威力，他所影響的終不過一小部分人，對於大多數的人終是莫可如何。而且縱算有人能彀描畫一完全的理想社會，詔示世人，說世人不得不如此如此底做去，但是這也正像要初學圖畫的人模倣名家之傑作，他縱有模倣之熱忱，也決沒有模倣之實力。

由此我們可以曉得馬爾莎斯實是一位痛快的唯物論者，認定人類是爲人口之原則所支配的動物，認定人類是繫於食慾和性慾之本能關係的動物，認定在這種動物之上理性道德之力量很微弱。到後來他雖說多少改變了一些，也承認了道德的限制，一方面也採取了唯心觀，但是如果他徹底要主張人口之原則，則無論如何不能減褪其唯物論之濃厚的色彩。要曉得馬爾莎斯之所以爲馬爾莎斯，卻正是在這一點。他在社會問題之解決上，排斥理想主義，提倡利己愛，視勞動爲商品，而且以爲貧民之存在是免

不了的現象。他之經濟學說成爲英國正統學派之一個思潮，現在正受着各方面之批評。

十 新馬爾莎斯主義

新馬爾莎斯主義是懷胎於馬爾莎斯之人口論而發生的。受馬爾莎斯之影響最大的這也算是其中之一。他們想從人爲的手段來實行產兒之制限以求人口之調節。性慾之本能太強到底不是能毅抑制得住的。男女如果滿足性慾當然會發生妊娠之現象。又要不生子又要滿足性慾

當然勢不得不講求避妊之手段。在未開化的時代調節人口之法便訴之於墜胎和嬰兒壓殺等等殘酷的手段，但這在今日之道德上既認爲罪惡，在法律上也爲明令所禁止，所以不得不豫先採用避妊之方法。現代文明各國之出生率都有退減，而產兒制限之流行都認爲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對於這種事實贊成的和反對的都很多。

非難新馬爾莎斯主義的以爲，這不獨是一種招惹種族之自殺的行動，並且會生出紊亂風紀墜落道德的種種弊端；有些人卻從宗教上非難產兒制限，認爲是一種宗教

上的不正不義。珊格夫人到日本想宣傳這種主義的時候，日本當局不許她公開講演，並且對於這種著述之刊行也申令禁止了。美國在羅斯佛總統時代對於這種出版物之取締尤其嚴重。

卻是贊成這種主義的。又說，下層階級之窮苦無賴的妻室，因為兒女太多，竟至一世沒有展眉的時候，這實是人生之慘事。生活上決無法支持子女之衣食，偏又生了許多的女子，這完全是表示性慾本能之不可抗。所以如果能發見出無害於身體而又可以豫防胎兒的方法，這正是人

生幸福之源泉而決不應認爲罪惡。現在荷蘭之制度，如果人民有不得已的時候，便許令公然請醫生實施避孕法。近年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刊物竟是一天多似一天的樣子。

新馬爾莎斯主義之可否暫且放下不論，但是現今文明各國都實際上盛行着這卻是事實。比方出生率之減退雖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因避孕所致的產兒之調節終不失爲其一主因。現在法、英、德諸國都驚訝着這種出生率退減之現象，設了種種的調查機關來研究其原因，現在都講求着恢復出生率之政策。還有一層要注意的就是：新馬爾莎

斯主義雖說能謀人口數量之調節，但是實行產兒制限的還是中流社會居多，下層社會對此卻是格外冷淡的樣子。如果真是這樣，則豈不是反有增加貧困階級的恐慌麼？而且構成二子制或三子制之小家族，這於生活維持上雖很得便宜，但是所生出的不一定是偉人；由避妊法所泯滅的胎兒當中，難說沒有偉人之可能性。所以又有人主張：使過多的人去競爭奮鬥，倒是使文化發展的方法。

十一 新人口原則之豫想

我們綜觀以上所述可以明白：馬爾莎斯之人口原則把他作爲帶着時代色的歷史的法則，統計的蓋然法則來看的時候，很有些中肯的地方；但是如果認爲一種關於人口的統一共通法，便生出許多的缺陷。我們作分量的觀察時，當然會着眼於增減之傾向，因此自不免由歷史和時代而生變化。假如現代文明各國之出生率之減退和自然增加率之減退，從此以後還是繼續不已，則也許大家要探求人口增加之政策，也許會產生與馬爾莎斯說正相反對的主張。現在就有人說：人口過多正是促進社會之進化和文

化之發展的根本條件；像澳洲和新西蘭等地，因為與人家沒有競爭固然維持了人口和食物之均衡，但是在這些地帶到底能不能期望他們有文化之發展卻是個疑問。可知人口問題與經濟生活的關聯很多，所以從分量上觀察人口的時候我們承認馬爾莎斯說有一面的真理，而且新馬爾莎斯主義也有相當的根據。但是同時我們不得不更從性質上來觀察人口，更不得不立出動的法則立出價值評價之原則。換言之，我們以為：人之生死現象，一方面固應從生物學之法則以作統計的觀察；同時因為人口生存中的

行動一方面還表示着人之所以爲人，因此也須得從社會心理上來研究人口；今後的適當的新人口法則，應是由這兩方面相待而成。全然偏於人頭數的靜的人口原則，漸有遞減其重要性的形勢。正如戰爭之勝敗不必是全由兵之多寡所決定一樣，現代生產力之增進也不是完全依勞動者之多寡爲轉移，而大有賴於資本機械力和人之知力等等的作用。比方人口統計上的體性別，生產不生產之年齡別，教育程度別等等的區別，其用意原也在闡明人之性質或內容構成之不同。假如更進一層，大家能設於勞動之能

率，勞動之經濟，勞動之心理等都作一番研究，能彀把這和人口數合攏來看，換言之如果有方法能彀把數的觀察和質的觀察聯絡起來構成一個系統，則大家對於人口問題一定又會生一種新看法。我想這決不是夢幻。

如果用生物學家之態度把人口統計作為與動植物一樣的現象來看的時候，則其增減之數量自有特別刺激我們的地方。但是如果用文化史的眼光來看人口，則大家立刻明瞭單說人數之多少不一定便能表示團體生活之價值。比方英國之人口並不多，卻支配着許多屬國之大人

口；而中國，印度之人口數很大，卻仍是像現在那樣萎靡不振。所以於數量之外我們還應努力去發見表示性質的新法則，還應作一番有補於價值判斷的研究。

十二 結論

假使馬爾莎斯生於現代之英國，不知他要怎樣呢。歐洲各國現在都爲出生率退減之事實所威脅，也許馬爾莎斯會和勒阿超查，馬納一同絕叫：『可怕的不是黃人禍，也不是黑人禍，而是白人之自滅禍，換言之白人之大敵正是

白人自身。』歐洲現時之人口問題，都集中在增加政策這方面。又假使馬爾莎斯生於現代之日本，眼見從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中間五十二年英國祇增加一千六百二十萬人，而日本卻增加了二千七百七十萬人；最近十一年間英國祇增加兩百萬，日本卻增加了七百四十萬人；一年中的自然增加，英國祇有二十五萬人，日本卻有七十萬人；而且日本在國內既沒有空地可以開墾，在國外又很少殖民地；假如馬爾莎斯目擊了日本這些情境，也許他會絕叫：人口和食物之關係中間埋得有日本將來之一大禍根。

勒孟德，倍耶爾之近著『人口成長之生物學』雖說有人批評說他太偏重於數學的法則，但是這書之內容頗豐富。他說人口之增加和其餘的動植物之增加有同一的形態，都有數學的法則在裏面；又說亞爾塞里亞土著之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大受生產制限之影響；又說出生率與人口之密度成反比例，都市之人口有減退之傾向；又說出生率與經濟狀態有關係，貧人之出生率比富人之出生率高，因為比較底富裕的人很多都有制限其性的行動的傾向；又說貧人之心的狀態和社會的狀態也都有影響於出生

率。大凡一個社會之中，文明進到了飽滿狀態而漸顯出頹廢氣象的時候，則人口增加率每每是退減的，例如往年羅馬全盛期之後和現代之歐洲便是如此。反之，新興的社會之人口率卻有增加之傾向，例如戰前之德意志和現代之日本便是如此。

以上算是約略底把馬爾莎斯之人口論講完了。讀者總要記得這種學說是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所唱導的，要曉得這是沒有見到近代科學之異常發達的，總要把他作爲一種歷史的產物來研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社會問題叢書
馬爾莎斯人口論

布川靜淵 著 阮有秋 譯

● ●
： 印 翻 許 不 有 所 權 版 ；
● ●

出版者

太平洋書店

印刷者

上海特爾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
電話中央九六七五

分售處

武昌	太平洋書店	長沙	商務印書館
南昌	太平洋書店	長沙	泰東書局
蕪湖	科學圖書館	廣州	大東書局
漢口	東壁圖書社	瓊州	中華書局
南京	中華書局	寧波	文明學社
廈門	新民書局	雲南	新民公司

定價二角

郵費六分

醴陵劉彥著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精裝三元八角
平裝三元二角

本書部六十萬言，歷述我國自與外國交通以來，外國帝國主義所加諸我國之醜惡手段，與我國家人民所受之種種痛苦情狀，窮形盡相，纖細靡遺。凡我國人若能熟讀此書而憤誅對付之方，則帝國主義之打倒，不平等條約之取消，中華民族之重見青天，與東方文化之嶄然復興，實有一鼓可致之效。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解放運動中之
對外問題

周鯁生著 平教一冊一元二角

我中國是國際地位落後的國家，從來與外國交涉，沒有不是失敗的；直到現在，我們國家還是徧身束縛不得自由。好在我們國民革命運動興起了，民族解放運動出發了，我們國民在這個當兒，切不可再事因循，都當振起精神，把對外問題詳細策畫，去同那帝國主義者作一最後殊死戰。因此，本書出世，實我國民不可不人手一編的。

上海太平洋書店謹啟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出版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施勝治著
半粟譯

平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著者對於本書，自謂：「莫把他當作一種『學術的議論』，要把他當作一種『日擊事變的新聞記者體驗記』便得了。」

本書第十七、第十八兩篇，最宜注意；從第十七篇可以知道聯俄與聯共可以分作兩件事，反共聯俄未必不與俄國的東方政策有共通之點；從第十八篇，可以看見日本人的野心。凡留心國際情形者不可不讀此書。

李待琛劉寶書台編

革命之後俄羅

本書以介紹新俄羅斯的真相爲主旨。第一編列舉其政治情形，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組成，聯盟之政治組織，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組織大綱，以及其外交，軍事，教育，等等。第二編則列舉其經濟狀況，如：新經濟政策，農業，工業之組織，對外經濟政策，財政，勞動，等等。凡留心國際情形者，與掌理外交之政治當局，皆不可不手此一編。

精裝一冊三元四角

平裝二冊二元八角

上海白克路河北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

論新學濟經

譯毅 曾 著雄磯安

安部磯雄氏，爲日本新思潮中有名之經濟學者。而此書又極明白透徹，能舉至深之經濟條理而淺顯出之。此書大旨所歸，與吾總理標示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政策，若合符節，實足爲我三民主義之宣傳品也。凡關心社會經濟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版出店書洋平太海上

平民文學叢書

〔北〕〔京〕〔俚〕〔曲〕

元一價定冊一裝平 輯編凱殷

這是民間的平民文學，是民衆
心情流露出來的音樂。有的是
趣曲，有的是悲哀的慘調。我
們讀了一句，有一句的感嘆；
讀了一曲，有一曲的情趣。一
讀此書，真要使人喜怒哀樂酸
辛甜苦的鬧得心絃緊繃哩！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社會問題

社會主義的精義

二角

土地國有論

二角

世界農民運動之現勢

二角

共同社會與利益社會

二角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現勢

二角五分

社會統計論

三角

國旗的歷史及其意義

二角

國際勞工運動之現勢

三角

產業革命史

三角

農民與政治運動

三角

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

二角五分

失業問題

二角

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發達史

三角

普通選舉與無產政黨

二角五分

題叢書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

二角

人類行動之社會學

三角

馬爾莎斯人口論

二角

馬克思國家論

三角

國際勞工問題

二角

馬克思主義概說

四角

馬克思與列寧之農業政策

二角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其適用

二角

階級鬥爭史

四角

基爾特社會主義

三角

婦女問題的研究

三角

英國費邊協會發達史

二角五分

基督教社會主義論

二角

尚有多種陸續出版

